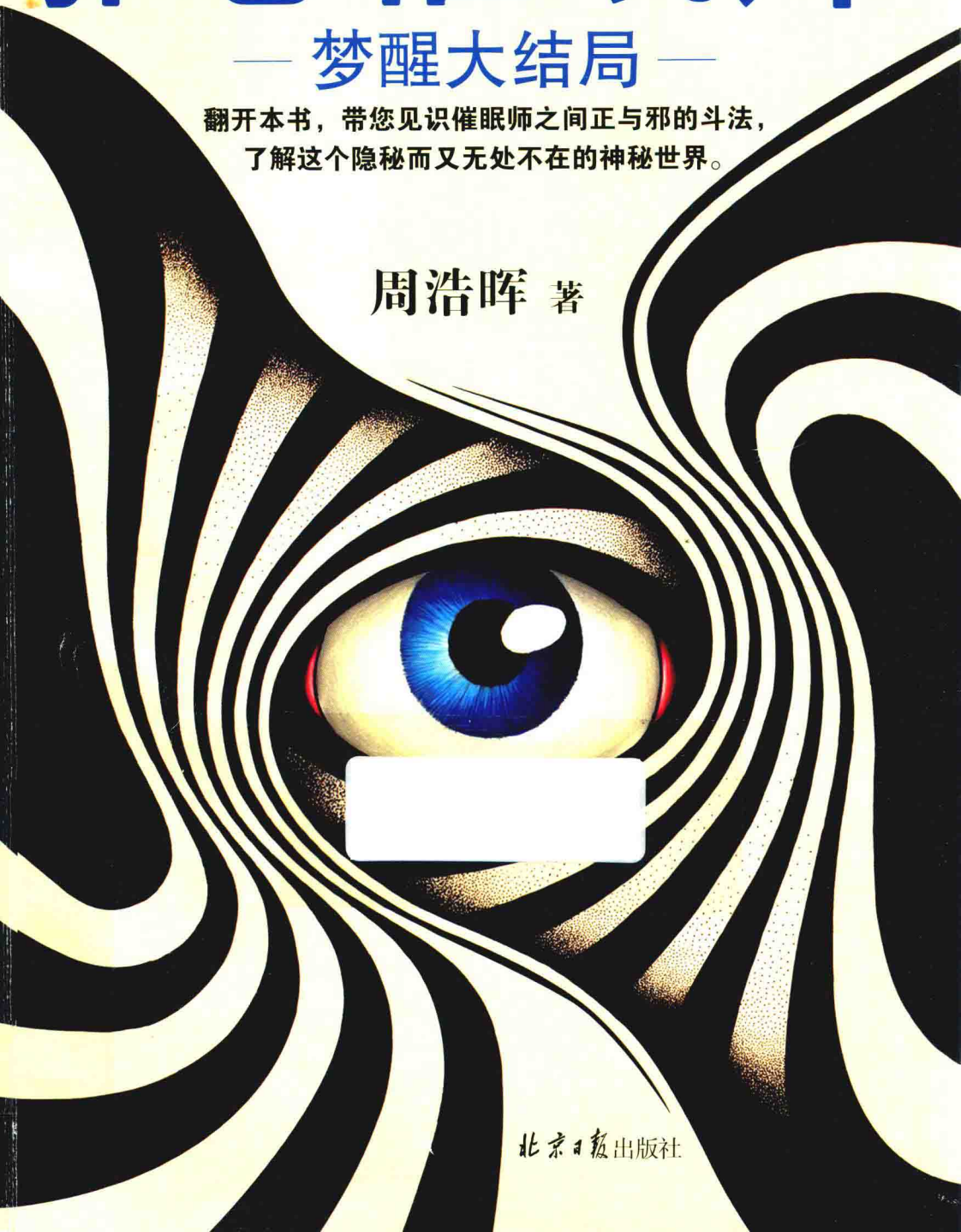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邪恶催眠师3

—梦醒大结局—

翻开本书，带您见识催眠师之间正与邪的斗法，
了解这个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神秘世界。

周浩晖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邪恶催眠师3

梦醒大结局

周浩晖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恶催眠师 3: 梦醒大结局 / 周浩晖著 .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 2016.4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ISBN 978-7-5477-2092-9

Ⅰ . ①邪… Ⅱ . ①周… Ⅲ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0539 号

邪恶催眠师 3: 梦醒大结局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65255876
总编室 :（010）65252135
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80 毫米 ×99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引 子

“不要，不要！”女孩一边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一边展开臂膀，用小手紧紧地抓住两侧的门框。她是如此用力，以至于手腕上青筋凸起，几乎要撑破白皙的肌肤。

“你必须进去。”说这话的是一名男子。他站在门的另一侧，目光中交融着复杂的情感。当他说出“必须”两个字的时候，语气是如此决绝，不容更改。

女孩低下头躲避着对方的视线，刚才那番尖叫和挣扎已经耗尽了她的气力，此刻只能带着哭腔呢喃说：“我害怕……”说完她又抬起头来，泪眼蒙眬地看着对面的男子，满是哀求的神色。

男子不为所动，他重复了一遍：“你必须进去。”说完便双手抓住了女孩的两只手腕。女孩知道对方想干什么，忙使出全身的力气抵抗，可惜她的体格和对方相比实在太过柔弱。很快，她紧扒在门框上的小手便被拽了下来。

女孩剧烈地扭动着身体，同时绝望地哭喊：“我不，我不！”

男子把女孩的双手抓到一起，合并在对方的胸口处。而他的大手则包裹在外面，四只手相套在一起。这个动作似乎带着某种特殊的魔力，

女孩停止了哭喊，渐渐地平静下来。这时男子才用低沉的声音反问道："你不相信我吗？"

女孩的神色凝固了，只有鼻翼处还在微微地颤动。随后男子又轻轻地推了一下，女孩如木偶般往后退了两步，身体来到了门后。

男子松开双手，他和女孩相隔不过一米，但已有了屋内屋外之别。

女孩紧盯着对方，直到她的视线被一扇旋转中的木门所隔断。女孩惊醒了，连忙抢步上前，可惜那扇门已在她眼前完全闭合。

女孩只能扑在冷冰冰的门板上，绝望啜泣。

门锁处传来咔嚓的轻响——那是钥匙转动锁芯的声音。这声音给女孩带来一种巨大的恐惧感，她仿佛沉入了一片深不见底的汪洋，冰冷的海水包围过来，无情地挤压着她，令她窒息！

女孩无力呼喊，也无力挣扎，她抱着胳膊蹲下去，慢慢在门边瑟缩成一团。

她紧咬着嘴唇抑制住自己的哭声，却无法阻止如泉涌出的泪水。

她的思维已经麻木，精神世界沦陷于黑暗的深渊。在深渊底部，一只潜伏多年的怪兽慢慢昂起头来，露出了可怕的狰狞面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大学惊现无头尸 /1

第二章　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催眠师 /28

第三章　街头劫持引出失踪案 /60

第四章　寻找幽闭恐惧症患者的过去 /94

第五章　近在咫尺的凶手 /123

第六章　诱捕计划 /168

第七章　飞向天空的鸟笼 /198

第八章　沉默的守护者 /229

尾　声　/256

第一章
大学惊现无头尸

01

九月七日，晚七点二十二分。龙州大学家属区七号楼304室。

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死者失去了头颅和双手，鲜血从三个硕大的伤口处流出来，连成了一片巨大的血泊。

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刑警们各司其职，有的在搜寻现场物证，有的在负责拍照记录。两个身穿白大褂的法医位于核心处，一男一女。其中胖胖的中年男子正是龙州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的主任张雨，另一名女子则要年轻许多。

忽听外围值守的干警说了句："罗队来了！"屋中人便齐齐停了手中的活儿，往门口方向看去。两名男子一前一后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当先那人中等个头，方脸短发，整个人看起来瘦削精悍。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传奇警探——龙州市刑警队队长罗飞。

罗飞拉起警戒线，猫腰钻进圈子。他一边戴上发套、手套和鞋套，一边冲着屋内的同事们点点头，说了句："大家辛苦了，继续吧。"于是

众人又纷纷投入各自的岗位。罗飞的目光则跟随着他们，迅速将屋内情形扫了一遍。

这是一间老式民居，进门后便是一个厅堂，面积大约在二十平方米左右。厅堂内置有沙发、茶几、餐桌餐椅、电视电话等居家常见之物。这些家具家电的款式都比较过时，但保养得还不错。

厅堂左手边是厨房和卫生间，罗飞踱过去看了两眼。厨房很整洁，不像是经常开伙的样子。卫生间里的陈设也很简单，洗漱台上只有一块肥皂，未见牙具。

主人并不在这间屋子里常住——罗飞在心中作出这样的判断。

厅堂右手边是一间独立的小屋，屋门紧闭。罗飞暂时没有走向那边，而是迈步往厅堂的沙发处走去——那里正是死者倒毙的地点。

尸体夹在沙发和茶几之间，呈头东脚西的半仰姿态，其后背斜靠着沙发的底座，两条腿则伸到了茶几下面。茶几似乎遭受过蹬踹，向一侧歪斜着，一个瓷质茶杯摔落在不远处的地面上，碎片无规则地散布在茶几边缘。

在沙发东侧有一个简易置物架，分三层，大概一米来高的样子。这个置物架也遭受过冲撞，歪歪斜斜的，里面的小摆设落了一地。

沙发的东侧扶手上有一部家用电话，从信号连接线的走向来看，这部电话应该是从置物架顶层坠落到沙发上的。电话的听筒则落得更远——它像个秤砣似的从沙发上悬垂下来，将原本应呈螺旋弹簧状的机座连接线抻得老长。

两名法医正在对死者的尸体进行勘验。由于现场出血量实在太大，这两人只能蹲在垫脚砖上工作。罗飞在血泊边缘停下脚步，直截了当地问道："情况怎么样？"他和张雨已是多年的好搭档，见面无须寒暄。

张雨站起身，向后方跨了一大步来到罗飞身边。他指着那具尸体简单概括道："死者男性，大约五十多岁。头颅和双手缺失。"

这些情况罗飞自己也看得出来，他针对关键处追问："死亡时间呢？"

"大约三到四个小时之前吧。"

罗飞看看手表，现在是晚上七点二十五分。那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今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至四点二十五分之间。罗飞转过头来，冲身后的一个小伙子吩咐道："去查查监控。"

小伙子名叫陈嘉鑫，原本是个巡警，后来因为"啃脸僵尸"一案，被罗飞调入了刑警队。不久前罗飞的助手小刘不幸殉职，陈嘉鑫便顶替了后者的职位。小伙子进屋后一直紧跟着罗飞，这会儿得到命令，便应了一声，快步离去。

罗飞又转回来看着张雨继续询问："死亡原因呢？"

张雨慢条斯理地说道："这个得等到解剖之后才能确定……"他的话音未落，却听另一人插话道："被勒死的。"

"嗯？"罗飞循声看去。在这个现场，连张雨都不敢确定的事情，是谁在妄下结论？

说话者却是张雨身边的那个女子。此前她一直蹲在沙发边专心研究死者脖颈上那个可怕的伤口。直到听罗飞和张雨讨论起死因时，她才转过脸来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只见她约莫二十出头的年纪，体型纤弱，皮肤白皙，一张精致的瓜子脸，眼睛又黑又大，鼻子头尖尖的，是个典型的江南姑娘。

见罗飞表情有些诧异，张雨便笑呵呵解释了一句："这是我新收的女徒弟，梁音。"

罗飞"哦"了一声，目光仍然盯在那女孩身上："新来的？"

张雨继续介绍说："省警校的高材生。以前就在法医中心实习过。今年六月份正式毕业，分配到我手下，这是她第一次出现场。"

张雨说话的当儿，女孩也一直在盯着罗飞看。等师父说完之后，她便咧开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的小白牙问道："你就是罗飞吧？"

张雨在一旁教导弟子："怎么没大没小的？罗飞是你叫的吗？"

女孩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改口道："那好吧……叫飞叔。"

"飞叔？"罗飞一怔，对这个称呼完全无法适应。

女孩眨着眼睛："您都这把年纪了，我叫您一声'叔'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把年纪了？罗飞郁闷地揉起了自己的鼻子。他这副窘迫的样子被张雨看在眼里，后者便“嘿嘿”一乐，对女孩道：“什么叔不叔的？罗队还没成家呢，跟你是平辈。”

女孩再次改口：“哦……那就叫飞哥吧。”一旁的张雨满意地点了点头。

罗飞瞪着张雨，心想我跟这小姑娘平辈？那不是比你小一辈？你这到底是捧我呢还是损我呢？

张雨对罗飞的态度假装没看见，他冲沙发边的尸体努了努嘴，吩咐女孩说：“那就给你飞哥讲讲，怎么知道这人是被勒死的呢？”

女孩“嗯”了一声，她收起嬉笑的表情，态度变得严肃起来：“首先，死者身上未见致命外伤……”

罗飞立刻提出异议：“脑袋都没了，这还不够致命的？”

“脑袋是死后才被切除的，两只手也一样。”女孩略微一顿，然后指着尸体旁的血泊解释说，“你们看，死者虽然流了很多血，但是整个现场，不管是沙发、茶几还是附近的地板上，全都看不到喷溅状血迹。这说明受害人被割头割手的时候心跳已经停止，动脉中已没有血压。而在这具尸体上，我们也没有找到其他的伤口。”

“嗯……身体上没有致命伤，头颅和双手也是死后被切除的。”罗飞沉吟了一会儿，又问道，“如果致命伤恰好就在死者的头颅上呢？这个可能性你考虑过了吗？”

“考虑过了。如果致命伤在头颅上的话，又存在着以下两种可能：第一是头部遭到了钝器猛击，比如说榔头或者铁棍之类；第二是头部遭受锐器的致命戳刺，人的头骨是非常坚硬的，要想用锐器造成致命伤害，只能从眼眶这个薄弱处刺入。以上两种攻击方式确实可以令受害者死亡，同时现场也不会留下喷溅状血迹。不过……因为现场有激烈搏斗的痕迹，而死者体表却未见任何钝器和锐器所造成的伤害，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了。”

所谓“搏斗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茶几被踹歪了，茶杯摔碎在地，而且茶杯碎片明显遭受过凌乱的踩踏。

既然有过搏斗的过程，那么受害者体表难免会留下被侵害的伤痕。比如说凶手以钝器攻击，那死者格挡时很容易在手臂处留下挫伤；凶手若以锐器攻击，则会在死者类似部位留下刺伤或割伤。体表无伤而直接在头部造成致命一击的，符合偷袭的特征，难以与现场的搏斗痕迹相呼应。又或者说凶手在作案时并未持有凶器。那么双方的搏斗只是互相撕扯抱摔，死者体表无伤也属正常情况。只是没有凶器的话又该如何致对方死亡呢？恐怕也只有用手或绳带扼颈，造成对方机械性窒息而亡吧。

这番推论梁音虽未明言，但罗飞和张雨都是行家，很容易就理解了女孩的意思。张雨微笑地看着罗飞，仿佛在说：我这个徒弟怎么样？

罗飞不置可否地撇了撇嘴，说道："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些只是猜测，要下结论还缺少实质性的证据。"

梁音抬手一指："证据就在那里。"

罗飞和张雨双双顺着女孩的指向看去，映入眼帘的正是沙发东头扶手上的那部家用电话。罗飞目光一凛，注意到了某个非同一般的细节，他饶有兴趣地摸了一把下巴颏儿："你是说……那根电话线？"

"没错，就是连接机座和听筒的那根电话线。"女孩眯起眼睛，显出极为专注的神色，"电话线上积了灰尘，那些灰尘理应是均匀分布的，可是现在有些地方的灰尘却消失了——两端各有一小片，中间还有一大片。"

一旁的张雨也品出了滋味："哦？凶手就是用那根电话线把受害者勒死的？"

女孩点头道："没错。电话线两端没有灰尘，那正是凶手曾用双手握住的地方，中间一段电话线则绕在了死者的脖子上，所以那里灰尘也被擦掉了。"说完这段话之后她站起身来，挥动右臂，一边就杀人现场的痕迹指指点点，一边继续讲解，"凶手在沙发边和受害人发生打斗，踢翻了茶几上的杯子。几个回合之后，受害人支撑不住，被凶手按在了沙发上。凶手顺手扯过电话线，勒住了对方的脖子。死者拼命挣扎，把置物柜里的东西推落一地。可惜他最终还是被勒死了。然后凶手又在沙发上割掉了死者的头颅和左手，沙发坐垫因此沾染了两大块血迹。在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死者右手的时候，凶手把尸体从沙发上拽了下来，将那只手按在了茶几上，所以这里的茶几边缘也有血迹。最后凶手将尸体弃置于沙发和茶几之间，并带走了死者的头颅和双手。”

这一番长篇大论说完，女孩睁大眼睛看着罗飞，等待着对方的评价。罗飞的视线则聚焦在那具无头尸体上，他轻捏着自己的下巴，不知在想些什么。片刻后他抬起头来，看着那女孩慢悠悠问道：“凶手为什么要把死者的头颅和双手割下来带走呢？”

女孩撇了撇嘴，把手一摊说道：“这我哪知道啊？我是个法医，只负责研究死人，活人那边的事不是归你管吗？”

“还好。”罗飞的两侧嘴角往下一撇，松了口气，“我还以为你要把整个刑警队的活儿都揽过去呢。”

女孩一愣，拿不准对方说这话的意思。张雨在旁边哈哈一笑，点拨道：“罗队这是在夸你呢。你刚才的推论和现场痕迹印证得很好，也算合情合理。不过刑侦勘查可是罗队的看家本领，你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啊？”

女孩也笑了，带着点得意劲儿说道：“其实我当初考警校的时候，本来是要报刑侦专业的，可惜身高差了一厘米，没办法，只好报法医了。”

“哟，这不是委屈你了吗？”张雨看看梁音，又看看罗飞，酸溜溜地说道，“要不我明天就写个报告，把你调到刑警队算了。”

女孩抿着嘴，舌尖微微一吐，做了个害怕的鬼脸。随后她又用眼角悄悄地勾着罗飞，压低声音问道：“飞哥，你要我吗？”

“你还真来劲了。”张雨伸出一根手指冲女孩点了点，以示警告，“赶紧勘验尸体，别扯这些没用的。”

女孩“哦”了一声，老老实实地蹲下来，继续对着尸体较劲去了。罗飞似笑非笑地看着张雨，说：“恭喜你啊，这徒弟不错。”

张雨骄傲地把眼皮一翻，强调说：“这是我们鉴定中心的人，你可别想抢走。”

罗飞“嘿嘿”一笑，不再纠缠于这些题外话。他向外围踱了两步，走到一个瘦高个的警察面前问道：“情况怎么样？”那个瘦高个名叫王

凯，是刑警队技术科的科长，正在现场主持痕迹鉴定方面的工作。

王凯瞥了一眼手里拿着的那个记录本，回应道："现场提取到多人的指纹，需要用技术手段详细甄别。另外在客厅地板上提取到三个人的脚印，是两个成年男子和一个成年女子。"

木质地板上凡是提取到脚印的地方都被警方用粉笔做出了标记。罗飞的视线向着那些脚印瞥去。他注意到其中一串脚印沾有血迹，那显然就是凶手留下的。

罗飞凝起目光，斟酌着说道："凶手穿着皮鞋，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重约七十公斤。"随后他的目光微微偏转了一些又道，"另一个男子穿着休闲运动鞋，身高一米七左右，体重约六十五公斤……嗯，与现场尸体完全吻合。旁边这些纤细的脚印显然是女人留下的，身高一米七左右，年轻、体型苗条——所以说，现场还曾有一个女人……即便她没有目击到凶案的经过，恐怕也是除凶手之外最后一个见过死者的人。"

王凯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头，并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下了罗飞的这些思路点滴。

罗飞又绕着客厅踱了一圈，边走边看，最后他停在了厨房对面的那间小屋前。屋门处于紧闭的状态，罗飞伸手在门把上转了转，发现转不动，便扭头向不远处的王凯询问："这门一直锁着？"

"是的。现场没找到钥匙。已经让当地派出所通知开锁师傅过来，应该快到了吧？"

罗飞弯下腰，把眼睛凑到锁孔前细细观察，片刻后他转过身，对王凯说了句："把沙发搬开看看。"

王凯并不明白对方的用意，但他还是指挥两个手下把客厅内的那个沙发搬离了原位。原本被沙发遮住的那片地板随之暴露出来。梁音就蹲在沙发旁边，她首先发现了什么，叫了声："钥匙！"

王凯心念一动，连忙顺着梁音的视线凑上两步。果然，就在新露出的那片地板之上，一把铜质钥匙从死者的血泊中冒出了半个身形。

王凯小心地将钥匙捡起来，一边用纸巾吸去沾染在上面的血液，一

边招呼罗飞道："罗队，你看！"

罗飞点点头，沉稳地说道："应该就是这把。"

"厉害啊！"梁音看着罗飞赞叹了一句，然后又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怎么知道钥匙在沙发下面？"

"那个门锁——"罗飞指了指不远处那扇紧闭的小屋门，"锁面已经氧化，但锁芯内部还光亮如新。另外在锁眼处几乎看不到刮擦的痕迹。这说明自从这把锁安装以来，钥匙就是一直插在锁眼里的，很少会被拔出。"

没错，既然锁芯内部没有氧化，那说明钥匙经常会和锁芯接触。而锁眼处没有刮擦痕迹，则说明很少发生钥匙插进锁眼的动作。要满足这两点，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钥匙一直插在锁眼里，从不拔出。这种状况也是符合常理的——像这种室内的屋门，本身对于隐秘性的要求就不高，所以很多人都习惯于把钥匙挂在锁眼上，这样既不用担心钥匙丢失，又可避免因房门误锁而带来的麻烦。

"这事倒不难理解，可是——"梁音眨着眼睛，不依不饶，"你还是没有解释，你怎么知道消失的钥匙就在沙发下面？"

罗飞继续说道："正常来说，没人会把这种室内的钥匙带出家门的，即便拔离了锁孔，一般也会收进家中的某个抽屉吧？可刚刚王凯却说，在现场没有找到钥匙。王凯工作一向很细致，我相信他肯定把所有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这样还找不到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我刚刚说过，钥匙原本一直插在锁孔里的，现在却不见了。主人为什么要改变固有的习惯？把这两件事情综合起来考虑，我便做出这样的假设：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迫使主人故意把这门上的钥匙藏了起来？"

"啊——"梁音敏感地插话道，"这件特殊的事情，会不会和命案有关？"

罗飞没有回答对方的新问题，只是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述："如果认同是主人把钥匙藏起来的，接下来就要猜猜他会藏在哪里。厨房我刚进门的时候就看过了，那里太整洁，藏不了什么东西；卫生间？这种地方可能性也不大；阳台或者是窗外？的确有很多人喜欢往这两个

地方藏东西——不过这里是命案现场，既然入户门没有被暴力破坏，警方一定会考虑凶手从阳台或者窗户进入的可能性，所以这两个地方肯定也被检查过了，钥匙并不在那里；那就剩下这个客厅了，还能藏在哪儿呢？办公桌的下沿太高，茶几是玻璃面的，置物柜已经歪斜到一边……除了沙发下面，好像也没什么地方了。”

看起来不可思议的预测，经罗飞这么一解释，便成了合情合理的推断。梁音服气地竖起大拇指，赞道：“飞哥，你果然厉害！”

“厉不厉害的还用得着你说？少见多怪！”张雨先是假模假式地呵斥了徒弟一句，然后又转头看向罗飞，正色道，“我觉得钥匙这事和命案有关。或许那间小屋里藏着什么秘密，藏钥匙就是防着凶手的！”

罗飞“嗯”了一声，吩咐身旁的王凯道：“把屋门打开看看。”

王凯走到门前，拿钥匙往锁眼里一试，果然分毫不差，接着轻轻一转一推，屋门便被顺利打开了。

小屋面积不大，约莫十三四平方米，备着一张小床和一些简单的家具。当屋门完全敞开之后，屋外众人的目光便齐刷刷地向着那张小床投射而去——因为那里出现了一幅令人意外的画面。

床上有一名女子。那女子正以坐姿蜷缩在靠墙的角落里，她的双腿并拢曲起，双臂环绕抱在膝盖处，脑袋则深深地埋藏在臂环和大腿面构成的狭小空间中，整个姿态就像是只受到了惊吓而蜷身自卫的穿山甲。

小屋里居然藏着一个女人！众人都非常诧异。要知道警方抵达案发现场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这女人缘何连一点动静都未发出？

王凯低声唤了句：“罗队？”意在征询对方的命令。罗飞冲王凯摇了摇手，然后独自迈步向着床边走去，一边走一边用温和的语调说道：“你好。你别害怕，我们是警察。”而那女子只是抱着脑袋一动不动，似乎根本没有听见罗飞的话语。

很快罗飞便走到了小床边，他弯腰探着身体，伸手在女子的肘弯处轻轻地碰了碰，又唤了声：“喂？”

那女子依然埋着头，没有任何反应。

罗飞觉得有些不妙，他皱起眉头，冲身后的张雨招着手说：“你过

来看看，好像不太对劲。”

张雨赶过来，他首先在女子裸露的手背上摸了摸——体温是正常的。张雨松了口气，转过头来告知罗飞：“人活着呢。”

罗飞点点头，又问：“那她这是什么情况？”

张雨拽着女子的手拉了一下，那只胳膊从膝弯处松脱，软塌塌地毫不受力。张雨顺势一带，女子的姿态便彻底散了，身体软软地歪斜而倒。却见她面色苍白，双目紧闭，牙关亦死死地咬合在一起。

张雨展臂将女子的上半身搂在怀里，略作检查后说道：“体表无外伤，脉搏轻。”一边说一边还用右手拇指在对方的人中处掐了两下，可那女子的状态却毫无起色。张雨便道：“深度昏迷，赶快送医院抢救吧！”

罗飞冲身后挥挥手道：“赶快赶快！”众人分头行事，有的帮着张雨把女子抱下了床，有的则拿过了担架。昏迷中的女子很快被抬到了屋外，交给外围接应的警员送往医院急救。

就在众人忙乱之际，罗飞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下一个焦点。他站在那间小屋当中四下环顾，眉宇间神色愈发凝重。

“这间屋子……很奇怪啊。”说话的人是梁音。她站在罗飞身边，也发现了某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你觉得……这里像什么？”罗飞微微侧过头，看着女孩问道。

梁音伸手摘掉了勘察现场时所戴的头套，露出一头齐耳短发。而她的回答也像头发那般简短利落：“牢房！”

02

九月八日，早晨八点三十五分。

罗飞的眼睛红红的，看起来精神不是很好。

“还在失眠吗？”问这话的是个五十出头的男子，容貌清瘦，略有些秃顶。此人名叫萧席枫，是龙州市安远心理咨询中心主任，也是一个

催眠师。两个月前，罗飞在侦破一起连环催眠杀人案时与萧席枫结识，两人建立起一定的友谊。萧席枫知道罗飞心中有一块顽疾未除，一度患有严重的睡眠障碍，故有此问。

“不是失眠——”罗飞摆了摆手，露出疲惫的苦笑，“昨晚通宵工作。”

萧席枫猜测道：“有大案子？”

“没错。要不干吗这么早约你出来？”罗飞从身前的档案袋里摸出一张照片，他把照片推到萧席枫面前，问道，“你认识这个人吧？”

那是一张“到此一游”性质的照片：一名男子站在海边的礁石上，背负着双手作临海凭风之态。照片上的男子体态中等，年纪比萧席枫稍大一些，此人相貌平平，面庞上挂着朴实低调的微笑，和蔼近人。

萧席枫一眼就认了出来，脱口道：“这不是老高吗？”

罗飞点点头：“龙州大学校医院的心理辅导老师——高永祥，今年五十八岁。你跟他以前是同事吧？”

萧席枫微笑道：“我们同事了十多年呢。”他曾经也在龙州大学校医院任职，几年前才辞职单干，创立了安远心理咨询中心。

罗飞“嗯”了一声，表情甚是严肃。萧席枫忽地有了种不祥的预感，忙收了笑容问道：“老高怎么了？”

罗飞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昨天下午在龙州大学内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就是高永祥。”

“啊？老高……老高死了？”萧席枫惊讶地张大了嘴，半天没回过神来。数秒钟之后才又追问，“怎么回事？”

罗飞反问道：“高永祥在校园里有一套房，你知道的吧？”

萧席枫道：“知道啊。早年间学校分的嘛，不过那房子很小的，他们一家早就搬到校外去住了。”

“嗯。他们确实搬出去了，不过那套房子一直都在高永祥手里。他在校医院上班，中午经常不回家，就在小房子里睡一会儿。”

萧席枫“哦”了一声，紧皱起眉头看着罗飞，等待下文。

罗飞又继续说道：“昨天不是星期六吗？按理说高永祥不用去学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